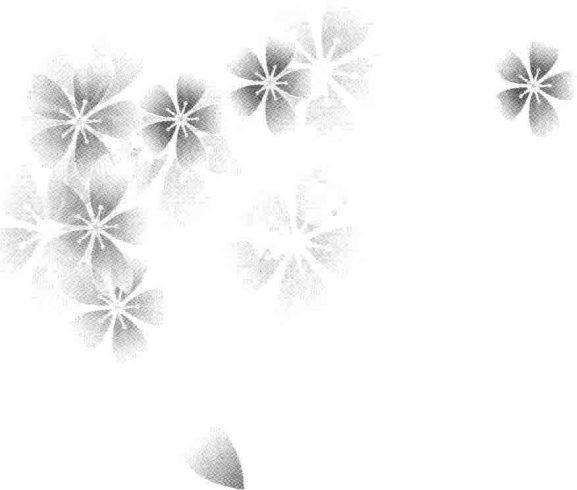


鸽子 飞过城墙

Love
Stories

一本爱情小说集……

手指 著



Love
Stories

一本爱情小说集……

鸽子 飞过城墙

手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子飞过城墙 / 手指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78-4311-9

I. ①鸽… II. ①手…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808号

书 名 鸽子飞过城墙
著 者 手 指
责任编辑 赵 勤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h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32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11-9
定 价 28.00元

- 001 / 带孩子来到广场上
007 / 悲哀突然蜂拥而至
017 / 史艳丽也混得不好
022 / 所有陷入爱情中的人
032 / 鸽子飞过城墙
038 / 该不该相信天气预报
049 / 张天气手拿菜刀
055 / 当我们面对暗恋之人时
073 / 退休之后学雷锋做好事
079 / 巨大的洞
098 / 大巴搞不定小百货
102 / 唱歌机器失恋记
113 / 好运气说来就来
128 / 感觉将会无比强烈
134 / 来源不明的敌意
148 / 倒霉哀伤的事
154 / 犯事了要跑掉
165 / 鹿燕平

带孩子来到广场上

夏天来了后,每天晚上吃过饭,张丁都会带着女儿出门,他们有两个去处可去,一是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前两个月,张丁和女儿每天晚上就在那里消耗掉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那是一个很小的公园,由于马路拓宽的缘故,原先的围墙拆了,公园直接和马路连在一块,危险性不言而喻,张丁几乎每时每刻都得跟在女儿身后,以免她出现什么意外。所以,发现了第二个去处之后,他们就很少去那个公园了。

第二个去处是锦绣苑小区。张丁家在老城区,并且靠近山,城市在这边已经没有任何发展潜能,所以小区里破破烂烂,坑洼不平的地面即使不下雨,也到处一汪一汪的脏水,植物自然是一丁点也没有。让张丁意外的是,锦绣苑小区里不仅地面平整,甚至还有草地、喷泉、广场、滑梯等等设施。小区里面面积甚大,最起码有那个小公园的三倍。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原因张丁心知肚明,每次经过,一看到有门卫室、有保安,豪车出

人,他自然不会想到跨入其中,也就不会见识到里面如此别有洞天。

带孩子的时间一下子变得放松起来,张丁甚至可以拿出手机看看玄幻小说,打打游戏什么的。女儿快四岁了,只要没有汽车,应该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张丁看手机的姿势是这样的,一条腿踩在长凳上,上身弯曲歪在这条腿上,他很瘦,大约只占到长凳的五分之一的位罝,有时候别人坐了过来,张丁就会下意识地往一边移,结果,这个三人长凳,就如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其他三个老年人也坐得很宽敞。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张丁过一会儿就抬头看一下,女儿刚才在滑梯那儿上楼梯,后来,又蹲在地上拔草做饭,现在呢,她正跑着追泡泡。吹泡泡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来这个小区次数多了之后,张丁也有了几张熟脸,这个少妇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身材高大,每天带着儿子,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太太,和她长得很像,应该是她妈。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少妇都在跟着广场上的音乐跳舞,而老太太一直跟在外孙子后面。是啊,尽管是这么个小广场,也有跳舞的大妈们。不过和那个小公园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音乐声很低,围观的人也很少,不像原先那个小公园,有许多光膀子的壮汉整个晚上都盯着大妈们,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张丁所担心的是,女儿和其他小朋友发生什么冲突,这一点甚至在他老婆刚刚怀孕时,就困扰过他。还好的是,直到现

在，都没还出现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什么场合，女儿都会让着别人。比如现在好几个孩子一起追泡泡，女儿都是跑到别人不跑的方向，追那个最远的泡泡。有时候，她追到了泡泡，一边用手把它拍破，一边发出哈哈的大笑。不过有时候，快追到了的时候，泡泡破了，女儿四下里打量，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茫然。不过很快，她就转回了身，又一大串吹泡泡的玩具被吹了出来，其他小朋友的尖叫吸引了她。

少妇的儿子还小，应该是刚学会走路。他摇摇晃晃的，几乎是一个泡泡也抓不到。为此少妇几次试图把吹泡泡的玩具收起来，但每次都因为儿子的惊声尖叫而放弃了。小家伙很胖，两条腿比张丁的胳膊都要粗。

旁边的三个老年人也是张丁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看见的，其中一个，正在讲什么“三国”，张丁对“三国”并不了解，而另外两个老头显然不是这样，那个老头讲一句，这两个老头就要插一句，三个人聊得热火朝天。他们好像是说谁谁谁如果不怎么样，那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有那么一会儿，张丁完全沉浸在了小说里，情节正到了紧要处，主角衣锦还乡，要把昔日欺负过自己的人全部踩倒在地，每当看到这样的情节，张丁都会激动不已，心跳都会加速。就在此时，他竟然下意识地抬起了头，接着，一股恐惧袭来，吹泡泡那里的人已经散去了，四下里并没有女儿的身影。张丁站了起来，他站得很慢，一边站一边更加仔细地观察四周。小孩子

们绕着广场中间的小喷泉狂跑,尽管有灯光,但四周还是显得有些模糊。跳舞的人们仍然在跳舞,还有几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打扑克,他们的头顶吊着一盏最亮的灯。终于,张丁看见了女儿,她站在自己的正对面,也在四处张望,就是这么小一个广场,但她好像迷路了一般。

张丁向女儿挥手,她看见了他,跑了过来。

张丁松了口气,当他再次坐到长凳时,发现由于姿势有所变化,他的背竟然紧紧地贴住了其中一个老头,老头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张丁往边上靠了靠,老头转回头继续和另外两个聊起天来。女儿还在往他这个方向跑。

我观察了你好几天了。突然,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张丁回头,看见了少妇。她一只手抱着儿子,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她显得很激动,语速很快,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爸爸。三个老头停止了聊天,回过头来看着他们。女儿已经跑回来了,抱着张丁的腿。

你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少妇说,是爸爸,她需要爸爸和她进行交流,陪她一起玩耍,而不是像你这样,坐在一边看手机。即使不交流,你也得看着孩子吧,万一孩子摔一跤怎么办?万一有个坏人什么的,孩子不见了怎么办?咱们做父母的,有钱没钱倒在其次,给孩子穿什么什么,没钱那也没有办法,那是客观条件,但是心得到,得负责任。

这时候,其中一个老头插嘴了,你这个小伙子,我也看到你

好几次了,不是在这个小区住的吧?你每天抱着个手机,看你年纪也不小了,抱着手机能有什么前途?你看看你这么瘦,你看看你女儿,也这么瘦……

少妇的声音竟然带着一丝哭腔,她说,真的,我今天真是忍不住了,她摸着张丁女儿的头,多么可爱的小姑娘,但你这么对她,多可怜啊,你看看广场上这么多人,哪个不觉得你家姑娘可怜?你看看你看看,她的衣服,这是有多少天没洗了,我一天给儿子洗几次衣服都觉得不行,还有这身上……

打牌的那桌人抬起了头,他们明显被这边的情况给吸引了,但还舍不得停下,只是朝这边张望着,而跳舞的大妈中的几个,已经朝这边走了过来。

一个星期之后,张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故事告给了对象,对方是开美容美体店的,听介绍人说,生意还不错。这段时间,张丁相亲最起码都十几次了,刚开始他还抱有希望,但后来,每次别人一听到他带着女儿,父母都还在,并且身体不太好,马上就没了下文了。这次张丁一见对方,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女人化着很浓的妆,张丁最讨厌化浓妆的女的了,还有更要命的一点,这个女的个头比他还要高出半头,这还是她没穿高跟鞋的情况下。不知道为什么,张丁一见对方,就觉得她不是一个能吃苦的女人。最近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状况也进行了一番思考,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农村女的,不识字,没工作,每天在家里做做饭带带孩子。

后来呢？相亲对象问。

后来我揍了那个少妇一顿，张丁说，不是我要对女人动手，就是那天我觉得不动手我都活不下去了。

这当然是假话，那天后来的情况是，张丁乘着人群没有形成围观之势前，抱着女儿回了家，把女儿哄睡之后，张丁在卫生间试图抽支烟，他把自己的头顶在墙壁上，用尽全力，仿佛要把自己塞到墙里似的，过一会儿，他停下来抽口烟，然后继续。

悲哀突然蜂拥而至

刚开始两个人都是贪图便宜,本来一个月一百六的房租,摊派开来一个人只要八十,于是,李东和张名,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关系非同一般而事实上淡如清水的朋友决定合租住在一起。他们都比较懒散,都没有自己做饭吃的想法,这样子让张名感到舒服,他讨厌在房子里像别人那样放上煤气炉,每天把一些破烂的白菜啊土豆啊和一星点的肉搅在一起过日子。早上醒来,李东把衣服穿好了,拍拍张名说,还不起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张名翻了个身,其实他早就醒了,他看了看窗外边,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懒懒地照在阳台上,他看了看正蹲在地上洗脸的李东,说,真是舒服啊,这天。

快过年了,到处都能感觉到年正在慢慢逼近,一群小孩子,现在都放假了,他们聚在胡同里放炮,“噼里啪啦”地响。张名从小就害怕放炮,他问李东,你害怕放炮吗?李东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他抬起涂满香皂的脸,迷惑地看着张名,你说什么啊?他

问。张名笑了笑说,我没说什么。李东“哦”了一声,低下头接着洗自己的脸,他洗脸的样子特逗,手放在上面不动,只是摇晃自己的脑袋,像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后来两个人一起去吃饭,都要的是方便面加鸡蛋。李东先吃了一口,然后抬起头问张名,我说的那个事情怎么样啊?什么事情啊?张名有些不明白。就是我女朋友回来的事情啊,张名没说话,看了一会儿李东。李东的女朋友在西安读书,现在放假回来了,李东想跟她在一起住几天,他想让张名搬到他同学的房子里住,把现在他俩住的房子腾出来,张名当时没有在意,随口说,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到了时候了,张名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好意思拒绝,就说,行吧。吃完饭,李东争着替张名付了钱,张名的心里才舒服了一点。

事实上李东对于他女朋友是否会来也不敢确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女朋友在那个学校有了另外一个男朋友,而李东和她在一起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担心或者是害怕被拒绝,从来都没有动过他女朋友,最亲密的也不过只是摸摸乳房而已,而且还是隔着衣服。当他听到别人说他女朋友红杏出墙的时候,心里有一种特别吃亏并且辛酸的感觉,他没有和他女朋友透露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对她说,你放假回来,我在这租了房子,一起住一段时间吧。因为以前他们就在一起住过,李东像个君子似的,所以他女朋友就很放心地答应了。

张名现在觉得特别的无聊,他每天都泡在附近的一个网吧

里,李东也是,他们两个人坐得腰都疼了,出来的时候,张名说,真没有意思,以后再也不上了。李东也附和了一番,是啊,不但对身体不好,还特花钱,我也不上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没事情做,张名在房子里坐下站起地折腾,李东说,要不,咱俩去上网吧。张名装作很吃惊的样子看了看他,说,可是我们说过不上了啊。李东笑着骂他,走吧走吧,少给我装了。于是两个人就跑去上网了。

有一天,在网上一个朋友给张名发了一首歌过来,是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名没有听过,听了一遍觉得特好听,后来他只要上网就打开那首歌听。李东问他,你在听什么啊?张名说他在听摇滚,至于什么是摇滚,其实张名是一窍不通的,推荐给李东,李东也喜欢上了,他说,咱们今天去买一盘张楚的磁带吧。下午睡觉起来,张名抽了支烟,然后和李东去买磁带,在音像店,张名觉得浑身的不舒服,几个服务员都很漂亮,她们远远地看着张名和李东,好像害怕他们是小偷似的,张名感到一阵辛酸,他拉了拉李东,李东回过头看着他,说,干什么啊?张名说,咱们走吧。不是说要挑磁带吗?李东有些发怔,他愣愣地看着张名的脸,没有要走的意思。张名无奈了起来,他对李东说,算了,你挑吧,我先出去了。

张名站在街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他想起那次和李东去火车站接李东的妹妹,经过三京国际饭店的时候,李东站住了,他用手指了指饭店巨大的玻璃,示意张名看里面的人,一个

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旁边陪着性感而妖娆的女人。李东说，真他妈的，张名也说，真他妈的啊！走了一段，张名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然后说，迟早，他本来是想说，迟早他也要像那群人一样，开自己的轿车，找自己喜欢的漂亮女人，但是结果他没有说出来，他看着李东的脸，说，迟早我要操死三京国际饭店。两个人大笑了起来。

李东的女朋友终于回来了，比李东想象的时间要晚了两天，虽然李东有些不大高兴，但是回来了就好，他把女朋友领回“家”的时候，张名正躺在床上睡觉，李东走的时候告诉他，你快点起来吧，我女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张名听着哼哼着应了两声，但是马上他就又睡过去了，现在他看着他们两个人走了进来，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李东有些不高兴，他说，快起床吧。张名其实也想起，可是他想到自己脏兮兮的袜子，实在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穿，所以他只好一直待在床上，等到他们俩出去吃饭了才起来。

当天晚上张名就搬到了李东朋友的房子里，这个房子在三楼向阳的一面，给张名的第一感觉还是不错的，只是房子显得特别凌乱，桌子上还扔着盛着大米和菜的一个大锅，地上扔满了垃圾，烟头啊废纸啊什么的应有尽有。张名找出塞在柜子下面的扫帚，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把灯关了上床睡觉。他马上发现这个房子里没有暖气，把被子紧紧地裹住他瘦弱的躯体，仍然感到冷。他在心里诅咒了李东一番，终于昏昏沉沉地睡了过

去。接着做了几个噩梦后他又醒了过来，这下，就又感觉到冷，他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黑漆漆的一片。这样僵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张名决定不睡觉了，他把衣服穿上，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坐在凳子上抽烟，他的样子看上去猥亵而难过。

李东在张名搬着东西出了门后走过去把门插上了，然后回过头对他女朋友说，现在你放心了？他女朋友一愣，这句话有些莫名其妙的，放什么心？她问李东。李东说，放心不会被人强奸啊！说完这句话看到他女朋友正在变色的脸李东就有些后悔了，他接着把笑挂在脸上，露出一种开玩笑的表情。他女朋友见他这样，也就不好意思再生气了，顺着他的话说，谁说啊，还有你呢。她本来是很无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但是李东马上就会错了意，他斜着脸看着她，心里不由一阵冲动，嘴上说，是吗？走过去就把手放在了她的背上，她往前移了一下身体，没有再坚决地反抗。

自始至终，李东的女朋友都没有反抗过，她甚至很配合他，在他的抚摸下大声地喘气，他被她弄得激动不已。完了他很注意地看了看床单，没有留下任何血痕，他心里就像是被刀刺一般，躺在一旁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仿佛在演戏一般，该有什么表现的时候就有什么表现，比如现在他闭上了眼睛，他完全可以不闭上眼睛，事实上他也没有特别想闭上眼睛的欲望，他这些动作完全是在演戏，他试图说服自己让自

己进入角色,感到悲伤什么的,真的有那么悲伤吗?他这么想。

张名在楼下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刚吃完早饭,呵出的气在空气中白乎乎的一条,他对他爸说他过年不想回去了,不回来你干什么去啊?他爸问他,他说他哪儿也不去,就是不想回去了,后来他爸发起了火,他妈哭着对他说,你这孩子,大过年的不回家,一个人在外面让人放不下心来啊!张名已经在心里决定了,再怎么也不会妥协,他硬是狠下了心,说,我不回去了,就这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上楼梯的时候他突然间感到羞愧,在那蹲了半天。

李东没有和张名说过他这个朋友的情况,可是张名感觉得到他朋友是和一个女的住在一起的。他在床头柜下面居然发现了一只用过的避孕套,他把他拎起来,从窗户上扔了下去,窗户下边是人们回楼的必经之路,后来好几天张名都能看见那只避孕套躺在那儿,被人们踩成了黑色的一堆。现在张名待在房子里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还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兴奋,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只避孕套,张名已经好久没有和任何女孩子交往了,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在一个柜子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些没用过的避孕套。

张名决定要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找一个女孩子和自己来这房子里住,唯一的途径只有上网,所以他开始上通宵,他把自己的名字挂在一个本市的聊天室里,专门找女孩子搭腔,以前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开始他还能正正经经地说话,后

来就不行了,开口闭口都是操。你怎么能这样呢?有个女孩子对他说,像个性饥渴似的。张名说他本来就是。那我来安慰安慰你吧,那女孩子说。张名和她要了她的电话,下了机就去给她打了个电话,他说他想见她。

在张名的想象里,这个女孩肯定会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稍胖丰满,看上去有些骚,张名对这样的女孩子充满欲望。一直到张名下了公交车,站在约好的一个书店门口的时候,他仍然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书店里没多少人,过年了,许多人都回家了,这个城市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当地的市民大部分都是浅薄无知尖酸之辈,他们不喜欢逛书店,宁愿把钱扔在一些虚荣而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张名对他们厌恶至极。

一共有三个女孩子从张名的身边走了过去,她们显然不是他要等的人,她们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张名看着她们越走越远的背影,不由得感到着急,他已经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他感到失望至极。后来他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给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个男的,他问张名,你找谁啊?张名说就找你。你是谁啊?我是操你妈的。张名说完把电话给挂了,心里涌上来一股被捉弄了后愤怒而无处发泄的难受。

张名睡了一觉后,突然发现自己的愤怒已经不知去向。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悲哀突然蜂拥而至。

李东对他女朋友感到无能为力,他以为她会感觉到自己已